

春天还在继续,但日照时间长了,天气也暖了。孩子们喜欢去桃林里跑。大人们在收拾农具,说是种蔬菜的时辰已经逼近,不可错过。冷冷热热天气里,大家看到了树上的嫩枝,草上的嫩叶,接下去日子或许很忙,忙之前再去看一下老家前面的海,就像再去看一眼老亲戚一样。看一次,想多时,平时的念想就会少冒出来,心情会平静很多,干活的注意力就会相对集中。

上午,准备好了一切,大家三三两两地出了门,骑车、步行、开车,三个一群,五个一排,走大路,穿小路,各有各的走法,但都行色匆匆,脸上布满了想见老朋友的喜悦。一刻钟后,全都来到了护塘,过了一会儿,几个人走下了护塘,几个人走上了滩涂,他们先是定定神,闭闭眼,然后朝前望去:海啊,空辽无边,海天一色;浪潮不翻卷,海水无喧哗。大家说,今天的海,特别懂事。

海边村的海,是杭州湾的海。多少年前,东海滔滔的海水流到

了上海,看到了奉贤景致的好,奉贤人群的好,就兜了一个圈,转了一个弯,就此歇脚一下,就把海岸线留在了奉贤,留在了海边村,从此家乡有了大海。

天地养人,大海也养人,家乡人相信这一事理,他们敬奉大海,有空无空,常去海边看看,常去海里走走。他们知道:踏一脚有弹性的滩涂,掬一把有咸味的海水,都是对海的留恋与尊敬。也在这样的日子里,家乡人从海里获取了无数的宝藏,比如好吃的鱼虾、贝类。一家又一家,一代又一代,饭桌上堆满了海鲜,宅前头晒满了海货,心底里珍藏着感恩,年年如是,月月这样。海与人,人与海,物我交流,情感交融,后来就相看两不厌了。

看过海的人,与不看海的人是不一样的,一直看海的人与看得少的人也是不一样的。半天看海,一天无语,已经想好的话,想

说的话,大海好像都说了;踩了一路的滩涂,抓了一桶的泥螺,就知道再大的浪,也冲不走躲在土里的生灵;涨潮慢,退潮快,好像与自己种的庄稼一样,生长总要几个月,收拾总是几天里;去海里,回护塘,护塘很近,却走了很长的时间,但必须继续走,护塘的北面是老家。正午了,太阳挂在海中央,海里太阳比天上退潮不热闹。海水很平静,海水在流逝,海水是黄色的,海水撞上了护塘,跌落的水花却是白色的,而在脚背上冲来冲去的海水却是黄中带白的。老家的海水就是没有蓝颜色;海水是咸的,海水可以看,不可以吃。

有海的老家有福分

高明昌

倚窗独品闲情茶,春风细雨叶飞落。望着窗前悠悠悠飘下来的樟树黄叶,轻轻地落到地上平躺着,微风一吹,在空中翻了几十个跟头,又轻轻地躺下了。哦!樟树叶子黄了,吐故纳新,世上万物皆有定数,人也一样,从无到有,从小到大,从大到老。我的人生中好像只有小和老,没有经历过大,可以从我的称谓中去理解。

我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,从懂事起,家里人都叫我奶名“小弟”。我整天在弄堂里玩耍,弄堂里不知我这小屁孩姓名的,都叫我“小赤佬”、“小瘪三”。上海人叫小囡这称呼,不是歧视,也不是骂人,是一种喜欢,孩子家长听到,也不会生气,觉得对方是在宠孩子,是喜欢小囡的一种爱称。此时期我懵懵懂懂,顽皮活泼。

六十年代,到了农村,村上的小朋友给我起了个绰号“小屁股”。那时我淘气,比较活络,天真无邪,“小屁股”是何人?村上家喻户晓。

六十年代中后期,家里多次被抄家,父母亲被批斗,小朋友称我为“小地主”、“小短寿”、“小狗崽子”。我失去儿童应有的童真。这些带有政治色彩、贬损人的称谓,使我觉得低人一等,常常灰心丧气。

七十年代,我进工程队当建筑工人,做了个架子工,建筑物外搭的脚手架,是用毛竹和竹篾缠绕捆绑而成的,故架子工被称为“竹匠”。竹匠这活是苦差使,古人曰:“前世作了业孽,今世捏根篾。”这年纪轻、肯干活、听话,本单位熟悉我的人,大都叫我“小竹匠”,别的工种部门师傅称我“小竹匠师傅”。他们把职业和年龄联系起来,我想意气风发,因天生我材必有用!

八十年代初下海当了个体户,我被称为“老板”。实际上我不是很喜欢“老板”这个词。长期的社会教育使我知道“老板”是个贬义词。不知从何时开始,社会上一些企业、单位的一把手领导被统称为“老板”,老板变成了权力的称谓。有一次,一位年龄比我大一倍的长者在业务洽谈时,恭恭敬敬地向我鞠了一个90度的躬。我真的受宠若惊,不知所措,平生第一次受过这样的礼遇。

九十年代,生意稍稍有点规模了,演变成了公司,大家称我“老总”,但繁琐的业务及复杂的社会关系、人事关系搞得我手足无措,我经常自嘲:“啥老总?是头肿,脚肿。”

二十一世纪始,我做边业务,边开始写作。写生活,写往事,写感想,写身边的所见所闻,有些文章还见于报端、杂志,最终出版了两本书。周围的人,小区里的人叫我“老师”了。我从没教过书,以前见到老师,一定是肃然起敬的。我是从社会最底层出来的人,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文化教育,怎配得上“老师”这神圣的称谓呢?为人师表,是做老师最起码的要求。我有点茫然。

有人叫我“老王”,我知道这称呼要“德高望重”的人才匹配,我不够格;也有人叫我“老爷子”,这是北方人对老汉的尊称,但我好像有点别扭;还是有人叫“老王”好,我感到最切实,游鱼出听,顺耳中听。我已到古稀之年,“老”字后面加上姓氏,是顺理成章的称谓。

从小到老,随着我人生的跌宕起伏,春华秋实,我的称谓也在不断变化,让我感慨万分。这就是人生,人生的现实和绚丽就在于此,其充满变化,其丰富多彩,很难用语言形容,很难用肢体表达。

窗外雨停了,西天的晚霞如同一片赤红的落叶坠到铺着红尘的地上,夕阳之下的香樟树变成了紫色,好像天上飘浮的云彩,慢慢地变色!一夕阳阴不虚度,一文千字话此生。



老家的春日大海,涨潮不喧嚣,退潮不热闹。海水很平静,海水在流逝,海水是黄色的,海水撞上了护塘,跌落的水花却是白色的,而在脚背上冲来冲去的海水却是黄中带白的。老家的海水就是没有蓝颜色;海水是咸的,海水可以看,不可以吃。

伊的生日在夏天,全家瞻望。伊开始挑“跳舞裙”了。大女从衣柜中拈出一件,伊摇头;又一件,又摇头;再一件,还摇头。时间迫近了订桌的时刻,床上堆满了裙子。伊莞尔指指那条椰树沙滩图案的长裙。“外婆,你九十岁了,饭店的空调冷,不如穿长裤?”伊摇头:参加派对,lady必须穿裙子。

头发好了,鞋子好了。握着圆镜,伊在古董坤包中,摸出口红。上翘的嘴唇,沾上了两片浅浅的玫瑰色。哦,少女心一下点燃了。派对的享受,是从每一项准备的细节开始,折腾并满足。

协助主角下楼是我的荣幸。施手放在伊手肘下,随时可以托抬。伊纤细的手臂,却一遍一遍地固执绕开,只用手掌搭住我的臂弯。哦,伊是女生,派对

的礼仪必须是:女生摆住男生臂弯,佯握佯倚,男生右手轻覆伊手,就如白金汉宫的一场春游出行。珍馐络绎,伊不动谁动?大女对领班耳语一番,一副刀叉送上。伊笑了,左叉右刃,如操绣针。60年前,伊随我岳父

这又想起了海里的鱼,海里的鱼叫海鱼,海鱼与老家河里的鱼不一样。海里的鱼多,鱼大,力气也大。为什么,想来想去,因为大海不是河流,海水不是河水。

海真的值得你去看一看、想一想。在我的家乡,有空的日子,不看海是个损失。

看海回来了,人与人客气了,就觉得对方原来很和善;人与人也不小气了,就觉得对方原来量很大;人与人相帮了,就觉得对方原来很热心;人与人也问候了,就觉得对方原来很体贴——大家说,今天看好了,离开了,下次什么时候去看呀?大家都笑,有人伸出手,在嘴角握成一个圆,大声喊,大家相互招呼一声!

海边人看海的半天过去了,现在回家了,回家要整理看海的心情,总觉得在看海的日子里走过春天,迎来夏天,是海边村上辈人修来的福分。

三年后,伊要政府安排工作。上峰决定,让伊主管镇上最大食品商店的烟糖柜台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这个岗位是多少人争破头的事。领导对想“走后门”买香烟糖果的朋友说:“以后我也没办法了,都归那个外国人管了。”当然,伊永远是“劳动模范”。伊独特的柜台摆放和清洁水准,别人个个望尘莫及。

伊退休那年,正值浦东开发开放,保税区外轮繁多。镇上一家最大的百货商场定要聘她去做顾问,继续做烟糖柜的主管。原来外轮要采购各种商品物资。往往逮有店员急呼:“刘师傅,快点,外国人来了!”伊三言两语的英文,促成了一笔又一笔生意。再次退休,伊已73岁,享受了两次敲锣打鼓的待遇。

2005年我国与南洋某邦互签旅游协议,首航班机上我与内子在焉,曰探路。可惜线路是大马尼拉地区,与南部的宿雾还远。伊嘱带“比赛亚”语的CD回来。大马尼拉地区讲英语与加泰罗尼亚方言。书店女孩闻之感动,特地找来两张“比赛亚”语CD。我俩又特意带回两大桶冰淇淋。看伊边听“比赛亚”的歌边舔着外邦的冰淇淋,吃成了一个南洋女生!派对的高潮在切蛋糕,曾孙清脆地问:“老太

不知有多少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:“学书法哪本帖最好?”这的确是个很纠结的问题,也是个看似简单却很难准确回答的问题。古代流传字帖品种、数量繁多,面目各异,初学者确实难以决断。我的体会是,应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笔性去选择,青菜萝卜各人喜欢,不必人云亦云,千篇一律。适合自己的,就是最好的。选对了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初学书法有一点可以肯定,先学楷书是主流方法。这一点先贤多有告诫——曹勣《论书》云:“学书之法,先须楷法严正。”赵构《翰墨志》云:“士于书法,必先学正书,以八法皆备,若楷法既到,则肆笔行草,自然二法臻极。”蔡襄《佩文斋书画谱》云:“古之善书者,必先楷法,渐而至于行。”苏轼《书论》云:“自古未有不善正书而工于草者。”可见写好楷书的重要意义。现今很多人行草虚浮飘摇,失之坚实沉着,我以为皆因急于求成,未打好楷书基础的缘故。

在选帖上,我们还应该遵从古人“取法乎上”的哲理:一定要选择艺术品质高的经典作为范本,不是凡古皆好。也不要深学现代人的字,因为它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。有人把作学术研究的松散歪斜的古代民间书法残片视为至宝,不仅苦心临习,还作为创作范例,怎能修出正果?让人感叹的是,不少仿制古代民间书法的人,居然还入展了获奖了。

楷书萌发于汉魏,发展于晋,鼎盛于唐。唐楷的产生,在书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,千余年稳定不变,足见其笔画结构的规范性、完美性和实用性。所以当今学书大多从唐楷入手,然后倒溯魏晋,以提高书法之品质。此外,初涉书法,由于不谙笔法,所以应先学墨迹本,因为墨迹本用笔清晰,易得笔法。碑版经过凿刻,又年久风化,用笔细节已无踪影,不宜初学。

简单介绍几种大众常用的经典楷书范本:《九成宫醴泉铭》,初唐欧阳询作,其字端庄挺拔、严谨刻厉,因其精严,难度很大。《自书告身》,中唐颜真卿作,在欧字的基础上,化直为弧,化方为圆,化内撇为外拓,雄健浑博、雍容宽绰,结字相对欧字率意,易于上手。苏东坡曾赞:“诗至于杜子美,书至于颜鲁公。”《玄秘塔碑》,晚唐柳公权作,融入了欧颜的部分特点,精炼

通劲、骨力洞达。柳公权为官清廉,为人正直、书品相融,故后学者较多。《胆巴碑》,元代赵孟頫作,以流便、端秀、温婉的书风著称,因其用笔自然,故易于临习,也便于过渡到行草。《孔子庙堂碑》,初唐虞世南作,俊朗圆腴、端雅静穆、外柔内刚,一派平和中正气象。《雁塔圣教序》,初唐褚遂良作,笔画清朗、姿韵雅逸、疏瘦劲健。《黄庭经》,东晋王羲之作,雍容和穆、骨肉肉润、古朴高迈、备尽楷则。《洛神赋十三行》,东晋王献之之作,虚和简静、宽绰灵秀,世称楷书极则。惜此帖漫漶严重,用笔微妙处不复存在。《宣示表》,魏朝钟繇作,圆劲古淡、安详淳雅、质朴茂密,世称楷书之祖,但因年久风化,剥蚀不清。

综上所述,可见古代经典百花齐放、争奇斗艳、各有千秋。但人的精力有限,不可能包罗万象,广而为之,只能根据自己的喜好,选择适合自己的笔性特点的帖作为主攻。写前要高度重视认真读帖,仔细研究笔画结构和风格特点。如盲目临习,抓不住风神,无论怎样娴熟,终为俗格。另外,选定一家,也不能从一而终,亦要抽时临临他帖,广收博采,丰富营养,以免单一,不至于落入“死帖弊碑”,失去自我的窠臼。

太,你有英文名字吗?”伊说了一串陌生的音节,没听懂。伊写:“VICENTA”,维赛塔。“MrsVicenta,派对结束了。”我将臂弯送出,伊佯握佯倚。伊是女生。



晨曦

(摄影) 沈丹锋



海南省有两口苏东坡当年留下来的古井,一口在海口,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;一口在儋州,2009年被公布为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苏东坡一生几起几落,曾三次遭朝廷贬谪。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这是他颇多自嘲地对自身的感受与总结。海南儋州是苏东坡被贬得最远的一个地方。但是,将近1000年了,海南人民却一直没有忘记苏东坡。海口最著名的景区五公祠内,有一个《苏东坡在海南》大型展览,“前言”文字如是表述:“东坡在海南,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,更是海南人民一段珍贵的记忆。”这是因为,东坡不仅给海南传输了中原文化,更为海南人民办了不少好事。

旅游

儋州距海口130公里许,当年苏东坡贬谪地中和镇的西南向,有一口东坡井。此井离东坡当年居住地遗址桃榔庵仅几步之遥。正因为这口井,这个村庄被称作了“坡井村”。我们去观瞻时看到,古井由一圈石砌矮墙围

着,井口低低地呈花瓣状,哇!井里的水还很清很清呐!太神奇了。一旁有文字介绍:“此井为苏东坡谪居儋州时的重要遗迹。苏东坡1098年秋冬之际择地带头凿此井,四时不竭,井泉清甘。清道光丙午年(1846)重修。”一口千年古井,今天还能饮用,怎不让人叹为观止!

海口市的东坡井在五公祠内,被人誉为“浮粟泉”。此泉味

甘甜,水旺盛,桌面常浮水泡,宛如粟粒,由此得名,亦称苏泉、东坡井。史料记载:苏东坡被贬儋州后,渡琼州海峡在海口附近登陆,借寓城东金粟庵(今五公祠)十余日。苏东坡见周围百姓多数饮用护城河水,不卫生。而自己投宿地则“众泉喷发”,清激甘甜之水无人汲用。经勘测,他发动居民掘井,得甘泉两眼。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指凿双泉”故事。被贬海南三年后,苏东坡奉诏北归重过此地,特赋《洞酌亭并叙》一首,记录了此事。

今日在海口五公祠寻迹苏东坡,两泉之一的浮粟泉依然清澈;而另一泉眼,早已被岁月湮埋。1997年修复时,重置了上下三口、大小不同、注满水的方井。上为泉眼,中为滤池,下为饮水处。游人来海口,大多会去五公祠观赏,而入祠必看的是浮粟泉。浮粟泉素有“海南第一泉”美称。饮水思源这一成语,更是给苏东坡当年的为民情怀添加了一个厚重的注解。为感念苏东坡的功绩,海南人民纷纷在浮粟泉旁设堂建亭。现保存较好的有一堂二亭。一为观稼堂,二亭与泉水相依。西侧洞酌亭,苏东坡生前为此亭赋诗并欣然题名。另一粟泉亭在泉水东北处,明朝始建,这是海南各界常用来祷雨祈事之地,相传因苏东坡之故,祈事特别灵验。我猜想:这应该是海南人民对东坡先生的一种敬重和感恩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